



卮林卷之六

○廣陳

○○○青雲



苗田周

嬰方叔纂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脩以為誤歷引古
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一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
人欲砥行立身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于後
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

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
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
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早有青雲之志南
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
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
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
門遊紫闥誰得與山人交耶朱鈞曰身取朱門
而心遊滄海形入紫闥而志在青雲又袁彖贈
處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

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
太白詩獵客張兔且不餘掛龍席所以青雲入
高歌在羨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
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
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
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之詩遂誤
至今不改
陳晦伯以青雲為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
睢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

上揚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宋書劉琨答何偃云一蹶直造青雲何至與鴛
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
雲之上是以策馬騫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
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
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王
起放第二榜詩便青雲領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二公之爭所謂人知其一
耳按琴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乃何方作九州

伍長乎故胡廣作法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
踰巢許之右孫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
雲之懷孫盛何夔論曰高尚之士抗心青雲之表
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謝靈
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舊園詩托身青雲上栖
巖挹飛泉吳均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江淹
學騷曰摘江湄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杜甫別董
顛詩當念着白纈采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高
興幽事亦可悅寄李白云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

塵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携
青雲客探勝窮岵濱此高逸也

八公操超騰青雲蹈梁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
或化為鳥獸游浮青雲揚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
霞楚辭曰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
友永與時人絕江淹擬之曰偃蹇尋青雲隱淪駐
精魄劉孝標升天行欲訪青雲侶正值丹丘人王
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雲際真誥保命君吟曰
朝霞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仙谷遇毛女詩祈

君青雲秘願謁黃仙翁此遊仙也

有以神襟言者陸景典語曰清氣標于青雲之上
顧榮謂中宗曰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顏延之伍君
詠曰仲容青雲器定稟生人秀注曰青雲猶高遠
也劉琨訟建平王書墨翟夷叔李牧陳蕃皆身棲
青雲之上而困塵泥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
房青雲之士非陳平倫北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
于青雲而直上江淹作袁炳傳曰炳與余青雲之
交非直啣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

質逸氣于青雲周徐謙短歌行意氣青雲裏爽朗
烟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蘊瓊每見談問玄理研
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
地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
乘青雲飄搖于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
凌三王傳子曰劉陶曾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
稱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凌青雲淮南兵畧訓
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晉鼓吹曲將如闕席氣凌青

雲此類是也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遺蘊
秦張儀書曰嵩岱之松柏上枝干兮青雲子虛賦

類延之任君詠曰任君作五字

淮南

幽修鐵樾覆闕

青雲

宋玉笛賦激叫入青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
瑤詠荆軻云歎氣若青氣稽康思親詩淚如雨兮
嘆青雲傳玄詩青雲徘徊為我愁腸又歌聲上徹
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之外而尺鷃

不陵棄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葉上團白露花中
滋蘓頰應制詩飛埃結紅霧遊益飄青雲劉希夷
公子行綠波蕩漾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
巫山高云玉峰青雲十二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
高處入青雲此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
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傳玄曲昔在唐虞朝時
見青雲際石崇答曹嘉詩昔嘗接羽儀俱遊青雲
中抱朴子吳失篇曰有才有力者躋青雲以官躋

後魏書宿石等並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北齊書
清河王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隋書文
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濟贈陰梁州詩各
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宋侯逢聖君
驂馭遊青雲岑參詩曰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李白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
贈張太常詩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
途中詩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頭囚劉禹錫寄毗陵
楊給事詩直雲直上無攸地却要斜飛取勢回唐

書表高曰盧杞作相朋附者歎唾立至青雲陳文
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
將編白髮光陰得最多此皆晦伯所遺也

至于用之登科者益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
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
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
晉志同用修所引京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顥
及第表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當是尋此故實
然左傳却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為青雲氏唐宋登科
詩皆用此以為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
為九州長乎稽康答向秀雜養生論云練骸
易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
餌可捐連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
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覩白日
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濶是羽
可為儀直為進賢冠借用失之矣

杜贈崔于二學士詩青雲猶契潤凌厲不飛翻
恐董誤

太白猛虜行賢哲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
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
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
少陵也陳晦伯馭用儀後證頗博然亦引許由
語右董氏說所引據多為余之所遺者並故並
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為大司馬以王伯為
功曹今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百人稍引
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遊而子獨留始驗
疾風知勁草南史庾登字仲遠為宋明帝府尉
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
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
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
議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寔有功高不賞之
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真社稷

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一作昏日
辨誠李絳論古今宦官統帥憲宗動容曰卿告
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寔有可以當之
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教有忠謇不阿
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秦始之初安平
王司馬孚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
獻王其有焉南史曰袁粲執履之跡近乎仁勇古
人云疾風勁草此之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

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
肉迎于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風勁草所望于卿
也北齊田書傳伏田敬宣書題和贊曰傅子之輩
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寬為
齊文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曰披堅執銳或有
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冒死歸我竹帛
所載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
勁草立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
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

之為貴鄉歲寒無改良深嘉尚又玄宗勅姜皎曰
士之生代命有秦山之重義狗則為輕草有疾風
之列力節全則知勁楚國公皎戴于朕躬憂存王
室朕補之闕斯人孔臧又裴諝字士明署侍御史
為史思明所得諝陰疏賊短長以聞賊平諝赴行
在代宗見謂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異聞錄曰貞
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刃汗黃屋邦家
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々獨孤公臨
死乃結纓此皆忠良蒙褒不獨王庾蕭李也若虞

愿定命論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
指然天后之詔寔采其言

○○元二

○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錄云鄧騭拜為大將軍時
遭元二之灾人事飢荒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
夷侵畔章懷注按元二即元々也古書字當再
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
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
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

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剝人民相食若讀為元二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為憂上疏云容齋隨筆曰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

八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非為災眚之說蓋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潰羗寇畔郡因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云成忠仕于永初中與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為元年二年矣。鄧后紀平之際海內無主元二危運危于累卵此亦作元二字殊于

義未安宛委餘編曰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即元也其楊孔碑元二字趙明誠明作元不
成文理然編攷歷書無之竊謂恐即入元伯六
而為陽九次為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
為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元字多見于兩
漢書武紀燭幽隱功元元元紀元安所歸命
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章紀誠欲元去未歸
本蓋即指元為民也又文帝紀全天下元
之民師古曰善意也宣紀元之民勞于耕耘

災安傳元黎民得免于戰國東方朔陳元
之民各得其所囚奴傳元萬民夫此以元
加民安上則鄧騭傳元之災人士飢荒陳忠
傳元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矣

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而按漢刻如
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
二字贅其下此碑有遂明蕩世勤亦
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
軌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則下文

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
位元二之間云々所謂元二者蓋卽位之元年二
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羗搖蕩四州
詔隲將明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
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
時遭元二之遭災人民荒飢盜賊群起四事侵叛隲
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
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
民飢流羗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

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
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
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墳
篋迭吹晦伯博采前言深信景廬之說予竊謂不
然何者永樂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
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
值頻之與中豈漫為之辭乎且元年二年可合為
元二則在三年四年而曰中遭三四曰時遭三四
之災在五年六年而曰遭五六轍軻曰頻遭五六

之厄可謂成文理乎帝王即位改元誰不歷載參
祀而獨永初之元二為東漢之謎談青史鴻篇金
石雕篆以謔為譎予所未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
之西褒中之北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
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王升琢石頌德自
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為永初元年
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太守董
炳然地去漢中尚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褒中
太守鄭勤与主簿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

謂西戎殘虐在殺董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為以
元配二乎孔耽碑人民相食事在永初三紀而以
傳之元二移復于前又非寔錄鄧后詔既言延平
之際又曰元二厄運此果為元年二年抑何所指
恭陵元二雖加以師旅困之飢饉而幼君享御輦
轂無虞何以謂危如累卵此不過欲析言求異而
不顧理之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初元年叛羌寇
掠冀并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風
兩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兩雹十二地震萬民飢

流羌貊叛戾此二載中大災大厄良曰不証然尚
未若三年破羌破沒臨洮京師并涼大飢民相噉
食郡國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
亂人庶流冗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太守杜陵園火
郡國九地震六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國十二
地震八雨水九州蝗先零寇河東至河內詔曰災
異蜂起寇賊縱橫事秋捐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
也七年郡國十八地震南陽七郡民飢也未若元
初元年郡國五旱蝗十五震地郡蜀郡夷殺縣令

羌絕隴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國十九旱蝗詔稱災
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亥
三軍敗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
年咎徵動為口寔何与乎以為解詁如調弦不容
記柱元年二年之說唯論衡之旨為然陽九百六
之義則鄧騭傳楊厥碑近之其他字狀致誤恙當
讀作元，元，之訓諸家殊指戰國策蘓秦日子
元，高誘注元，善也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善
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

因善為元故云黎元言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
云元猶喁可懷憐愛貌章懷太子光武祝文
注曰元謂黎庶也元猶喁可矜憐之辭文
選陳琳謂袁紹檄曰割剝元呂向注謂衆人也
鍾會檄蜀以濟元之命呂延濟注謂百姓也予
按高顏語約潤於事情二呂詞膚凋于藻色若漢
書元之民元黎民元萬民宜取希馮之譬
武元在祖章紀應從姚監所箋若王莽傳無使百
僚元失望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伏願鑒其元

元之情又曰不勝元之至真詰楊君答靈蕭曰
濟其元宿夜所願則當采章懷之言全匱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于殷久矣何乃急
于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本
彈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其元本其本李善注謂
得其元本漢書叙傳曰元本數始于一張晏
曰數之元本也潘尼乘輿箴元遂初芒太始
又似悠之意盧鴻洞元室歌曰談空兮象元
蓋本北山移文談空于釋部象元于道流

乃以玄、代元、耳、隻字、隻單詞、因已一致百慮矣。

。。。蠱治通用。

日楊用脩云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誑左傳女惑男曰蠱因語蠱女繼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中鞞詳明五臣注作治媚馬駝廣成頌蠱治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

意謂廣記繁富人難編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七脩類藁曰海觀張天錫作文敏捷而用字率杜撰人有質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而沿以誤人乎

。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鄉薦山西教諭

。西京賦良注曰蠱豔美也

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治字

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治不云古字
夫一治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為子字者不
亦難乎使公治長有知又將有用脩大橫之誦
矣

廣之曰維摩詰經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
蠱周易作冶、容誨注劉瓛曰冶妖冶謂姿態之
貌也據此蠱治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
夏姬注曰蠱音也傳武仲舞賦貌嫵妙以妖蠱五
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以蠱媚章懷注曰

亦曰蠱音冶謝惠連詩鄰生無文章西施整妖冶
胡為空耿介悲哉君志瑣治果鄔切則謝又讀治
為蠱至晏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
曰蠱與治通二字通用灼然觀矣又勿冶容鄭玄
陸續虞翻姚信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且野為
鉤吻論衡作冶葛則冶通于冶野柳有前摹用脩
按據歷、晦伯空劾無驗固知文囿之中忌能者
多虛襟者少

楊用修曰鞞鞞因名古肅慎地其地產寶大如
巨栗中國謂之鞞鞞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深
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
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
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鞞鞞
嘗魯卿西江月詞云鞞鞞斜紅帶柳琉璃嫩綠
平橋人問花月見新妖不教江南蕪小二公詩
詞皆用鞞鞞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

天寶曰紅鞞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

刺史鄭輅記

唐書外國傳鞞鞞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此寶
也

瀛涯勝覽云鞞鞞因西瓜一枚二人舉之今紅
子西瓜可云鞞鞞乎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鞞鞞古肅慎地唐寶記有
紅鞞鞞大如巨栗以鞞鞞地產寶石也用儀說本
取黃氏按杜陽編曰尼真如得八寶二曰紅鞞鞞

大如巨粟赤爛若林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与可歌用之廣異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率商旅五分之一有波斯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貯詭不寔對揚州長史鄧景山問之胡云瓶中是紫鞣鞣得之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寶能及也又率一萬貫瓶中有二珠十二顆二書所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之石舊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楚州刺史崔旉

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七曰紅鞣鞣大如巨粟赤如櫻桃則又以為玉然曰如粟則為珠類近之而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李景亮作李章武傳曰李章武字飛中山人生而敏博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詣華州悅其舍人家婦而私焉既別八九年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二更婦至迎擁攜手款若平生至五更仰望天漢嗚咽悲怨于裙上帶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鞣鞣寶

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与玉京
夫人戲見此物見衆宝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
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即
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願常宝之此非人間之
有遂贈詩而別後章武至東平丞相府因召玉工
視所得鞞鞞宝工不知不敢雕刻及使大梁又名
玉工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每貯懷中至
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宝玉在懷乞一見
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非
玉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琴瑟呼洛羯呂騰火
齊所謂呼洛羯鞞鞞鞞之類又女國王姓蕪毗字
末羯口當与鞞鞞同蓋亦以異寶為字也晦伯
譏同修言出挹婁而不能証其產自玄圃亦目睫
之論乎且肅宗以崔旉之獻改元寶應謂在代宗
時亦誤

勅

學圃薏蘓曰談苑曰千字文題云勅負外散騎
侍郎周興嗣以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

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
得稱勅之名始定于此

金石錄曰後周河濱碑云瑯玕王褒字子淵造
華岳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勅
書後周碑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
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
皆作奉勅書此類甚衆要不始于顯慶大年之
說非也晦伯以為梁高僧傳宋元時嘉禾郡跋
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全資發下京及至建業

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
官相語曰寧詎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
常住含章殿南向案代帝畫勅北齊書樂陵
王百年嘗作教勅字武城斬之梁書范雲卒禮
官請謚宣而勅謚曰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
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
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
廣之曰此論宛委餘編亦有之陳与王相為水火
黨蘓豈据據故寔以高之乎然詔勅之名有不自

宋齊始也晉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謁宗廟上以青筒詔勅中書曰朕体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勅矣蜀志亦屢稱勅後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勅書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勅丞相廣開獻書之路則漢代咸施勅也故釋名曰勅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勅勅東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為戒勅也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日冊書二日制書三日詔書四曰戒勅書稱勅天之命

本經典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選言弘與勅戒淵雅逮先武造次喜怒時或偏濫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實乖憲章明帝每為詔勅假乎外請夫王言崇秘百辟其刑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戒勅為文寔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任勅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有訓典焉若漢高祖之勅太子願命之作也列觀前載勅之為名已

起古中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媯之川大龜負
圖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冊中往口面傳帝命
便名為詔口御啣天憲即稱曰詔亦不必一札十
行鸞章鳳采也

匡徐

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
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
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鳥白頭

之謂也砧是跌石以諱夫似矣而藁者禾稽也
豈古時穗砧故以藁故連稱之耶

藁食母破鏡食文俱詳見於楞嚴經及封禪
書

匡曰齊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
蠶為思芙蓉為憐黃蘗黃連為苦空局為無期方
相為欺人牛跡為啼痕投壺為作嬌空織殘機為
無匹石闕石版為悲木棲床為坐相思往口而然
是詩藁砧為砧謎夫字也上山謎出字也大乃

頭本李陵傳謎環字也破鏡象新月形謎弦月也
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文長偶讀封禪書
輒標新解不知其為笑于閨婦也國風思夫喻之
杲日又比之殷雷半月之言頗合風人之旨且方
何為期六日不詹優柔思悲日月以冀卽葛生藪
蔓之詠錦衾角枕之詞亦自歎就木之時持為同
穴之誓未有以為無還期者若指為烏白羝乳之
類是明謂無定河邊之骨春歸夢裡之人思婦恐
為此言哉且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諸禽而取

譬食父之獍何太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
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于天下予上章言宣帝
時公卿朝會丞相問次日聞梟生子長且食母乃
能飛然予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
慙君子之於禽獸尚諱之况人乎推此而言以梟
撓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康曰梟鳥名食
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龜而席眼未聞其解飛
也周書無為席傳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
飛食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

以毒樹果抱為其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為
羽族能飛者，何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
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隻蛾映水生。
李白答裴侍御書憶昨新月生西簷，若重鈞。今來
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錢起送夏侯校書詩：破鏡催
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破鏡之分明，
睹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為詞，與
彼出雲縣秋者，豈亦傳翼之軀抱果之禽耶？王融
伐藁砧詩：花蒂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隻髻，
團扇雲間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
碎聯玉，雲上璧已虧。花蒂，柑也。說文：花下萼也。亦
夫之謎。林下生，亦出也。雙髻，鬟也。團扇，本班姬姓。
明月隱語也。鏡臺，跡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
上璧，虧月之下弦也。元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
與，又藁砧是打藁之砧，亦非藉砧之藁。如用藉物
助語，藁字為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

衛衛媪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
賀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
霍仲孺生去病其後始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
后立為皇后步廣史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
此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媪更通何人而亦冒衛
姓者也

鄭季平陽人為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
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之
弟仲孺後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既貴知為仲孺

子而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媪所
生去病少兒所生則去病乃青之甥也平陽侯
曹壽尚平陽公主而封戾公主漢武之妹也衛
媪曹壽婢妾輩也鄭季先固有嫡妻史失其姓
愚按衛媪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季通而生
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願從其母姓豈
當生時媪歸其家而青留長于曹耶如此則知
之者衆矣安得終不聞于曹壽耶且長子長君
長女衛孺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

從衛姓又何耶

匡之日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
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
与王家僮衛媪通生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
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
氏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男
弟步廣皆冒衛氏霍去病傳曰去病大將軍青姊
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与少兒通生去病及衛
皇后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与侍者衛
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久之
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
姊子貴幸衛皇后傳曰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
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即貴無相忘入宮
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夫子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仲孺生去病而後嫁
陳掌曰，在子夫冊立之後諸傳歷，言之文
長乃云少兒又名子夫既通陳掌復通中孺生去

病後從平陽王家得幸漢武立為皇后是謂衛皇
后已為陳霍所淫而後入宮既生霍冠軍而未乃
生太子據為皇后是票騎為後園同母兄也豈不
悖哉且曾壽以列侯尚主非尚主而封列侯也侯
家富溢盛滿家僮數千邪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
為園生女為妾如鷄鶩之成羣長雉育子飛栖隨
意主豈問其所生哉而以為何不聞于曾壽夫壽
以惡疾公主更為長平侯妻已不得庇其伉儷而
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抑顏師古云衛者舉

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孺少兒子夫步廣
皆媼夫衛某所生特聞一淫于鄭季而生青遂不
得不冒姓衛耳又青歸而民母之子不以為兄弟
數後因皇后貴幸故冒衛姓則安得父鄭季乎然
青傳謂皆冒衛氏則衛媼未必為衛家婦顏籀之
言亦未可信也雖然公主既嫁而鄭季始與主婢
通生青則公于青不啻倍年仇離之日勉歸青
此與館陶主之牡董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武帝
都不以為醜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

軍為夫正賴皇后為言是以可以酬前日拊背之
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
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
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
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

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
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

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衛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
沒于南匈奴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為
關氏可得而贖乎又羊衛前娶孔融女生發後妻
生承及枯發承俱病枯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
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為文姬所生則胡雛求
別悲歌傷懷而承在瑤宮恩勤曾不及他人之子
漢思何淺胡何深也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猷
皇后同產弟羊后傳曰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
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

帝受禪辨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
君邑曰穆據此則非文姬審矣然則微瑜及祐益
文姬姊妹所育以為歷四男子者非以其托命胡
王下流是居也耶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為外
孫也抑又論之羊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
舅子蔡襲詔封襲閔內侯襲非邕之孫乎又世說
新語注引蔡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而晉書
蔡謨傳曰蔡睦魏尚書睦生德樂平太守德生克
為東曹掾克生謨至司徒謨生邵系等世系昭然

邕未嘗為廷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
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為其早凋故乎琰之詩
曰家既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尚存也疑是時羊氏
歸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祐卒於咸祐五年
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于時濟陽君猶在
胡為間關而贖文姬又豈為才女能傳業故與然
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
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為邕叔父
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又按是時有二羊

衛一祐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登中庶子有人
倫之鑒識至桂楊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
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
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
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何至赤其族哉
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主南寇汝穎浩密有異

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

史事發耳

周嬰通之曰天啟壬戌春予為崔孟起撰縣史於
白馬公事洗練特詳時有彈駁今猶記其畧其
一曰廣弘明集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
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
晃師之崔浩得幸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諛
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何及又晃結納
玄高上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

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劔怒曰太子仁孝如何信
諛帝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
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
但結玄高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
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遂幽死晃於禁中縊高
於郊南崔浩諛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
况沙門乎嬰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浩被誅夷
明年六月晃遭摧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興也讀魏
收魏書收蓋不平於浩者浩之細瑕輒加曲筆况

茲大事能無直書收於浩傳云太武以浩輔導東
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於闈宮傳云東宮為
宗愛所構以憂薨凡收書太武連歲行幸晃亦彌
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露其事若以浩之浸潤而釀
晃之旤故收寧能為浩貸乎玄高事慧皎高僧傳
大同但云偽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
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記殆為
厚誣碩浩之署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貴視等弁髦
金馬之慈藐諸紈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其

一曰宋書曰索虜以柳光世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世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嬰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躍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字文泰之徒並嘆惜宿將屈身弱主故能淪移鼎祚手奪神器不遭傾頽之運而事猜禍之君七十老公反欲何為異時李孝伯卒太武悼之曰李宣城

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敕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吏聞見不逞造次一言必非飾說明矣異圖不密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于南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若本傳言浩妻並郭逸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為非雖然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搜其上自宰司

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為報應之驗高僧傳
曰博陵崔皓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偽主燾以
偽太平七年毀滅佛法梟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
始為說法燾大生慚愧遂感癘疾崔寇次發惡病
燾以過由于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
釋曇曜傳曰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
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
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啟發帝心悔誅
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于謗佛得罪已深釀禍莫
禱即今日行萬善亦宜備極五行刑刊史謀叛皆
其微咎耳抑自作之孽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鑒而
速其殃耶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續筆乘云吳書曰太常陳化使魏文帝
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
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
運在東南帝心竒其辭江表傳曰丹陽刁玄使
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

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其為符瑞未明言其為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紫蓋黃旗之氣特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乎此豈勾玄詐增者耶陳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即司

司前馬徽前語通鑑作刁玄詐稱識文豈別有據乎

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氣也魏書梁范胥與李諧接對曰亦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叙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薛頌又亦本此之謂也

繇

筆乘曰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逸義未究案爾雅繇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也斯詠詠斯繇猶也即繇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

上書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同猶字當訓尚與詠斯猶之義又異述元紀贊賓禮故老猶優繇亮直則與游同地理志曰南郡高成縣沱山沱水所出東入繇水南至華容入江而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與沱水合水出高成縣沱山東至孱陵入油水則繇與油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中楯瓦繇鈞汰軒杜預曰繇過也則與尤同鄭玄周禮追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繇䟽曰漢之步

繇謂在首時音步繇動也則與搖同說文曰繇草
盛貌夏書曰厥草惟繇今禹貢作繇則與繇同又
左傳其繇杜預曰卜兆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
古文紀注曰本作籀則與籀同山海經共工臣曰
相繇郭璞曰相柳也語聲轉耳則亦與柳同

離有十六義

筆乘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
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于羅見毛詩大琴
謂之離見爾雅釋樂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

而後喬皇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
斯書離麗參差也見文選侏離事語也見漢南
夷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該服離衛注陳也見左
傳也又雉離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
水名零離陵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
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
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
廣衍見漢書

通曰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日離遠曰

別夫離之為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乘而分之沮
而駭之畔而過之無所不可然尚有異者易疇離
社九家注曰離附也詩月離于畢正我曰歷也晉
語郭偃曰非天不離教葦昭注離歷也非有天命
佑取不能歷教長久也詩亂離廣矣毛傳曰離憂
也周語聽涿曰離其名韋昭曰離失也儀禮大射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網鄭玄注離猶過也獵也
又士冠禮離肺實于鼎鄭玄曰離割也又鄉飲酒
禮肺皆離鄭玄注猶揜也又士虞禮離肺膚祭鄭

注離肺舉肺也少儀注曰離割離之也曲禮曰離
坐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明兩作離是離為兩
也公羊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議各是其所
是非其所道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莊子曰
天下有大莛子獨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
魂曰離榭脩幕王逸注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
謂之羅郭璞注曰皆行列物也又王融注增弁
星離玉帛雲聚皆此義也淮南子陰陽相補離者
必病高誘注離遭也又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

說離去也方言曰物邈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
吳越曰仞又曰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
離又曰斯掬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邛朝鮮冽水
之間曰掬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違也後漢書
劉盆子曰無所為死太子賢注離避也又章帝策
東平王曰非我憲王其孰離之注離被也劇秦美
新曰非新室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思玄賦離
朱脣而微笑張衡自注曰離闕也吳都賦曰百室
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机連珠百官恪居

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傳葉公子高
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是解離
為敗也山海經離耳因郭璞注鍍離其耳分今下
垂王褒洞簫賦鍍鏤離澆則訓離為鍍者任彦升
表閨門荒却載離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然詩載
離寒暑箋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為更矣釋
名曰罍離也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罍廣雅曰
靡麗離也則又可訓靡謝惠連鞠歌行南荆璧萬
金貨卞和不斷与石離則似當解為同矣復有两

字成文者周礼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麗之地
鄭注正之使不孤邪離絕也魏都賦飾麗華以芬
然礼記明堂位重之和鐘叔之離磬鄭注和離為
次序其聲懸尚書虞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舞株
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疏
引白虎通樂元語曰西東之樂曰禁東東之樂曰
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即株離也詩
雅南周礼鞮鞻氏注並云西東之樂曰株離蓋出
鈞命決与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与成皆有離其

根株之義也嬰案今白虎通作株離而東都賦傑
侏兒離罔不俱集則株侏朝兒四字皆聲轉而字
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兒離兮伏竊停太子賢注兒
離胷奴言語之貌此与此樂舞之又別九章曰妬
被離而障之嚴忌哀時命曰叙淋離而從橫王逸
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曰溢李善曰
紛離聲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善又曰四散之
貌琴賦豐融披離張鏡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
太玄疑曰陰陽相礙物咸離離後漢書郭后以衰

離見賤夏侯湛山路吟曰邱陵兮連離爾雅曰覲
鬣第離也郭璞曰謂草木之叢茸鬣蒼也第離離
即彌離也猶蒙龍耳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脚
撲朔雌兔眼迷離也亦作彌離莊子曰支離疏
者願隱于齊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
為脅司馬彪注形侏支離不全貌疏其名莊子又
曰闔跋支離無脰說衛靈公崔謨注曰闔跋偃
者也支離偃者也莊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覲于
冥伯之邱李願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靈運詩

曰余支離劉良注曰毀瘁也左傳哀二十五年
衛侯為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
曰支離分赴呂尚注謂椽一工分布也魏都賦朱
楠森布而支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
孔叢子曰詞氣支離喻取多端是支離有教養也
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流漫陸離高誘注陸
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而美也
九章曰帶長鋏之陸離呂尚注劍低昂貌招魂曰
長髮曼鬋艷陸離劉良注美色貌甘泉賦聲駢隱

以陸高品向日奔馳貌楊雄枚獵賦牢落陸離郭璞注群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賦更曰鮮扁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前陸高而後瀟灑注曰皆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辭荔飾而陸離薦王逸注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好思曲曰前尊陸離獸後來朱鳥舞鳳凰則又為獸名是陸高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高辛苦上林賦曰流高輕會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曰注困苦之也長門賦涕流高而從橫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曳

虹采之流高又曰優游流高劉良曰流高分散聲孫炎解大琴謂之高曰聲多變音流高也淮南子紛琳浪以流高路溫書死人之血流高于市陸机文賦終流高于濡翰李善注流高津液流貌李周翰曰水墨染于紙貌崔光表蒙曝塵日漁汗流高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帛魄流離孟康曰流高青色如玉魏畧曰大秦國出墨白赤紅綠縹紺黃紫十種流高顏師古曰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顏色不恒此則流

商之異義也詩其桐其椅其寔商毛傳曰商
垂也疏云垂而繁多也韓詩曰商長魏南都賦
結朱寔之商呂向曰茂盛魏荀子勞苦事業之
中億然商然楊倞注商不親事魏劉向九
嘆魯哀悽欬心商外王逸注商刺裂魏尚書
大傳曰書之論事商若參辰之錯行李鏡遠詩
簾影復商釋名曰籬商也以柴竹作之疏商
也左傳昭十三年蔡藩為軍杜預注藩商也陸德
明日離依字應作籬今作商假借也思玄賦曳雲

旗之商張銑曰飛魏摯虞思遊賦曰旼懸舟之
商梁武帝詩飛鳥起商柳惲詩商出塞禽
沈約八詠鴈門早鴻商度又秋夜詩商鴈度
雲又詩白雲復商何晏景福殿賦商列錢張
銑注分別魏謝朓詩雜石下商梁簡文詩商
細磧淨河東記元和時江陵鬼詩秋天雲靜月商
此皆疊字成文而義乃殊別者也易曰商為日
故天問曰陽商爰死思遊賦曰尋凱風而南暨兮
謝太陽于炎商支道林五月長齋詩未商吐凝陽

蓋謂夏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刻楠映晨，高謂朝旭也。而傳咸贈王何詩：二高揚清暉。李善曰：二高，日月也。則高亦謂月矣。又為星名。隋天文志：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高瑜。高，袿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班婕妤賦：申佩高以自思。師古曰：高，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高而戒之。有人名左傳桓七年：鄧侯吾高來朝。文八年：宋殺公孫鍾高。襄十四年：范宣子執我子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高子。瓜州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

李雄亦有太尉李高。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越春秋：吳有大夫被高，大戴禮：魯子弟子單居高。韓非子有魏相馮高。又史記：燕有高漸高。秦有尉斯高。將王高。驃騎傳有大當戶銅高。亦作稠高。漢書：濟東王敖高。西域傳：烏孫小昆弥拊高車師。後王須置高。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邠高。南夷傳：邛都大牛種。封高。蜀志：張巖傳：旄牛夷種。狼高。益部耆舊記：有廣漢王高。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高。京兆太守劉季高。前秦有護羌將軍高。高。隋書：周

時安厥可汗步高是也有為字者華陽志江原人
美陽令王皓字子高是也又人姓高朱後載記有
北燕高雲幸臣高班也又複姓莊子朱泚漫學屠
龍于支高益司馬彪曰支高益人姓名世本嬴姓
之後為鐘高氏列女傳有無鹽女鐘高春戰國策
齊處子鐘高子史記楚鐘高味後漢鐘高意論衡
有鐘高產公會稽典錄鐘高緒鐘高嗣魏志吳將
鐘高茂吳志鐘高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
里命之曰暴五暴日部五部命之曰聚有市四

聚為一高五高為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志太原
之予高九江之鐘高沛郡之符高是也又郡名晉
書蕪峻平後于漢故九江郡界置鐘高郡是也又
山名山海經支高之山消水出焉水經作攻高山
水經又曰合高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
傳巴郡五姓蛮出于武落鐘高山有赤黑二穴
水經注河南有澗水出高山東南流注于高小澗
水也有邱名越絕句踐馳于高邱也水名尚有之
漢書鬱林臨城縣有侵離水行七百里水經注尾

亭水南運成紀縣歷長高川謂之長高水也亦湖
水名水經注子晉瀆水東入高湖在華容縣東
亦城名左傳舒鳩有高城形地志斛城縣有扶高
城也亦地名世本居篇曰孰哉居昔高孰姑徒
勾吳漢書路博德封卻高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
高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高城漢鄧
弱封高侯于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高諸羌
所屯又涼記曰纂討業沮渠蒙遜屯臨洮為業聲
戰于合高是也亦閔名後漢班勇傳焉耆國有高

高閔也亦以髡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
有寺名崔高大清淨又北齊書宣城公處至至卷
被執送華林園崔高佛院拉殺此在鄴者亦以字
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崔高大浮圖也至于
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謀高國西域
傳烏弋山高國焉貪訾高國後漢西域傳東高國
在天竺東南扶餘北夷有索高國論衡作橐高魏
略作橐高魏志韓在帶方南有古高國一高國楚
高國畢高國又有牟盧卑離監突卑高諸國晉書

裨焉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百二日維摩詰經有
毗耶焉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稍工之所宜耶焉
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泥洹
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泥離之國而前趙錄劉聰
子約死于不周山見蒙珠焉國也亦軍名杜氏通
典北庭節度使管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
書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
谷渾于墨焉是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經
尉遲川苦拔海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

方郡有崎焉營又戌名魏常景傳安州有石焉成
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卑奴母焉是也若
漢書武記有李息衛青出雲中云高闕西至符焉
而衛青傳討蒲泥破符焉崔浩以符焉為漠北塞
名如溥以蒲泥符焉為二王孫未審誰真耳又親
黨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為出之子為焉孫劉
熙曰言遠焉已也野服亦名之酉陽雜俎武寧
好著芒心接焉名曰亭綏帽頭亦名之張彥遠論
畫云幅巾傳于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幘頭始于周

朝是也。負衣亦有之。釋名曰：繭幕也。負者著衣以幕，終以絮，或謂之率。負者，熟爛率引，使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帝置麗娟于明堂之帳也。樂器又名之。陸鴻漸武庫山記：慢亭之宴，命謝英妃撫長笛。二二者，大箏也。詩篇亦名之。毛詩序曰：黍音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鏡歌有箏音曲，其詞曰：攤音北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雅音篇詞曰：羅士多離心。吳道遠作長別音曲。江淹作

古別離。梁簡文作生別音，又有雙燕音也。唐摭言：元相公在湖東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擊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音詩以贈十音者。大音王箏音手馬音，既鸚鵡音籠燕音，巢珠音掌魚音，池鷹音，鞞竹音，亭鏡音，臺也。賦頌亦名之。魏帝文有感音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音賦也。著書亦名之。梁蕭圓肅撰淮海亂音志也。又穀名拾遺記：昔明國有傾音，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秦族訓曰：音先

稍熟而農夫轉之高誘注稍米隨而生者為離与
稍相似轉之為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葵一名
爵离騷曰扈江离与辟芷王逸曰江离香草名
子虛賦江离蘼撫引江張勳曰江离出臨海縣海
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离亦葉華對曰蘼蕪
一名江离博物志曰芳藟苗曰江离根曰蘼蕪也
又古今注牛亨問將离別相贈以芍藥者何董仲
舒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為贈又東方朔
傳文帝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离也今謂之葱蒲

又抱朴子仙方有合离草一名离母根如芋魁亦
木名子虛賦檠离朱楊張揖曰檠皮可染物者離
山梨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池离樹十株亦鳥
名詩流离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玕疏曰
鳥也閩西謂之流离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鷓离怪
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豺如离徐廣曰此
訓与鳩同班固典引曰虎离其師又周書及北史
突厥之先狼種故旗纛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
之附离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鮪鱠漸离司

司馬彪注漸為魚名史記作蜥亦蟲名古今注
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義外尚得百六
十弱候之說益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隘矣更案郭
璞爾雅注曰鷓鴣猶流鳥詩所謂鷓鴣之子則字
異也郭又曰黃鳥俗呼黃鳥鷓鴣說文曰鷓鴣倉庚
也皆不云黃鳥惟呂覽仲春蒼庚鳴高誘注曰蒼
庚黎黃楚人謂之黃鳥云見說文誤也又荀子曰
驊騮驥驥織黃綠耳古之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
說耳

、苴有十四音

焦氏筆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閤切麻也子閤
切苴杖也又子旅切獲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
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与巴同又子邪
切菜壤也一日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
又鉏加切講傳曰水中浮草也水草曰苴字一
作羞又作沫今作渣非又都賣切土苴不精細
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
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

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醜也又子余切苞苴囊
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據不審予為再考之
有當從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
之禮行箋曰以果寔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禮凡以
弓劍苞苴算筭問人鄭玄注苞苴果魚肉或以葦
或以茅疏曰苴以草藉器而貯之物也內則炮取
豚編葦以苴之陸德明曰苴苞裹也禹貢孔安國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

与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包裹也史記
司馬穰苴者田氏廢孽齊景公尊為大司馬說文
曰苴履中草也廣雅囊苴苴苴苴苴各切苴子魚
切有從子都聲堵周禮鄉師共茅苴鄭玄注曰苴
即士虞禮所謂苴扞茅長五寸束之者又司巫共
苴館杜子春云苴讀為鉏書或為租茅裹肉也鄭
玄亦引儀禮作苴藉也儀禮主人取黍稷祭于苴
鄭玄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為
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或曰苴主道也此蓋藉

苴同也陸氏讀又則魚反又子徐反又將呂反又
曰劉昌宗音緞有從七餘聲者詩叔苴傳曰苴蕭
子曰疏曰拾取麻寔以供羹菜也禮記問傳何以
服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為惡貌又從
七須聲禮記苴竹杖也疏曰苴者黠也心如斬斫
貌必蒼苴自然苴惡之色惟有竹也功臣表苴苴
邑名在渤海管子曰苴多滕墓此与苴同趙岐孟
子注曰苴澤生草者也臻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
顏闔苴布之衣陸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詩

如彼棲苴傳曰水中浮草也箋曰樹上之棲苴疏
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所
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槎同勾奴傳出九原二千
餘里至浮苴井亦當作此讀耳有子與切者漢書
終軍傳苴以白茅于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
曰苴音沮又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
者枚乘菟園賦選擇純熟絜取含苴注曰苴与咀
通廣韻曰子与切又慈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
茵蘆郭璞曰作履苴草疏蘆即蒯類中作履底字

苑云鞞苴獲底故云作獲苴草是則字与蘆同也
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畧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
非注曰苴讀為姐謾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
苴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伺也唐藝文志趙蕤
開元名不赴有有從側雅聲者莊子土苴以治天
長短要術十卷下司馬彪曰和糞草也李願曰糟魄也陸德明曰
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雅聲者高誘呂氏春秋
注曰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
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風易俗莫善于

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蘇矣至于如人姓者廣
韻子魚切貨殖傳平陵苴氏為天下高訾又列子
有蒲苴子無切莊俱者說文苴酢菜側魚切黃氏
云臻魚切字与苴字不關又廣韻菹楚葵生水中
側加切渣与漾同泚為棠汁皆与苴字大異強傳
成音殊為成蛇足若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曰
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
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事自相攻
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

或巴人巴麗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
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
讀為巴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
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嬰按華陽國志曰蜀王
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
侯与巴王為好巴与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
奔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代蜀
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
蜀王伐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為

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夫苴芭葭萌巴都江州裂疆
分土各守其疆辨苴何得有芭音若隣壤同好而
國名不殊遠怒邦交近惑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
倫尋允南所謂天苴讀如褒中之褒當是益州別
邑地名乃聲与巴近非謂苴即巴也徐野民疑為
巴郡已非小司馬之說愈背焦信為伯加聲過矣
且子虛賦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
南方草木狀芭焦或曰巴苴則苴無乃有即消之
切乎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

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十里至白崖
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又四十餘里至羊苴咩城宋
董衡釋音云苴鋤駕切咩送透切則焦氏以苴為
似嗟切者蓋因咩字而誤也羊苴咩城今在大理
府史始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
能聞官軍破吉浪詩越雋通遊客苴咩開聚蚊又
西縣塗中詩野色生肥芋鄉儀搗散茶梯航經杜
宇烽火徹苴咩新唐南詔傳曰王都羊苴咩城又
曰夷語臉若州有苴咩臉據此苴咩有兩也又曰
王親兵曰朱芻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為四軍羅苴
子羅戴朱鞮整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
又曰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馳突若神
凡出兵以望苴子前驅

詩用坐字

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
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
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
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然黃鶯

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于藍矣
通之日豹本能躡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為奇
且潛中山中述以自况非指文豹而言張張說之
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群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
為猿鳥采也至黃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
巧劉逖既非作者子美冒為相師予案古樂府烏
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柱樹間漢人所唱杜薛蓋祖
之耳

庖林卷之六

卮林卷之七

洗梅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詩乘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間有疎違稍為洗練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莆田周

嬰方叔纂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與區
九疑形勝浮州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
憶采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
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口和兼濟加以夏
石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詞富賞末興
餘時希憶遠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
加珍最綠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
宣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日藝文類聚友悌門有吳陸景与兄書下連

又景答從兄安成王書云梅氏憑之予謂此書
詞條綺蔚乃齊梁人語其体裁駢麗亦三国未有
尋思久之因考梁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之
子吳平侯蕭景太祖弟崇之子也寔為從兄弟
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荆湘九州諸軍事安西
將軍荆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討素叛贍災民簡
貧老百姓甚悅景亦以高祖幾祚封七年使持節
督秦郢州之竟陵軍事寧蛮校尉雍州刺史書中
皆言荆湘事蓋即是時也此題當平侯蕭景答從

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
疑吳陸景之譌而疑安成王之誤殆未繹書中語
乎叔英者吳書孫峻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
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特屯戍薄洛書蓋以宗室
故寔喻且為孫氏事益知此書非出土仁也然呂
祖謙臥游錄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
數公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

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後康樂
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通百
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
以代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梅氏云按叔是時
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得即稱至尊此吳
史氏追稱之文耳

洗之日孫權稱帝後群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
前劉其承兄始據江東之日群下皆呼至尊如劉
備伐吳陸遜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叔

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叔曰至尊以征虜能
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叔征
合肥為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
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叔行車騎將軍
領徐州牧而瑜遂隕嗣後叔未進號也曹公破走
叔迎魯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于四海已在建安
十三年叔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
在十二年叔直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齊續
筆嘗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為疑予謂此或虞溥陳
壽謬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
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黃義仲十三
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
也是麗守亦可稱至尊矣叔既假討虜守會稽雖
稱至尊亦不足怪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旣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今同還
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
借人梅氏曰預子錫無名旣者

洗之日予為貺義與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
乎然李濟翁李資暇集曰惜借書籍俗曰惜一癡
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子
書曰書勿借人古人諺云借書一癡還書二癡後
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
而亦牘清裁載王樂道與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
古語借書一瓶還書二瓶在何遜上洞詮仍之亦
載梁七卷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古之借書
盛酒瓶名瓶楊用儀六書索隱云瓶借用鷓鴣雄

酒箴所謂鷓鴣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鷓鴣考聞
見錄曰俗語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常疑
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
書云乃知今人訛以瓶為癡也按說文瓶酒器
唐韻亦曰瓶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
酒瓶蓋唐時所解已然則作瓶者近是但以瓶盛
書殊乖于義尋孫愐意當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瓶
還書時復餉酒一瓶庶可通也又段成式廬陵宮
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據杜荊州書

告既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錄
受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
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則本作嗤字以甌代嗤
後之人鑿也洞詮有譌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審
其人當是如中郎第五之類或錢穆叔之譌乎王
樂道者王荆公有和其烘姦詩宋史王陶字樂道
英宗太子詹事神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
徙知陳州正与穆叔同時此宋代人洞詮系之于
梁豈梁有与同姓字者乎梅氏考據弘博彈駁精
核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梅氏
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衡虽自己作
顏延年詩幽門樹蓬黎本此

洗之日予按陸雲答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
顏墉高明降衡脩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
注中作答書益字譌耳梅氏不覺宜刪

又

洞銓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
器物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
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武
魏帝于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
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
錯矣

洗之日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
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即風土記中語案

輒向
輒當作輒
雲書但謂魏武物至景初時為宮人所折耳二記
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
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著銅雀臺于臺
堂上施六尺牀張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之月朝
分校盧遂一帳作妓據此則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
御不覺于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
墟闕之將雄聲泉湧
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
賈餘勇以成壯兆洪

洞銓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
器物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
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武
魏帝于漢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
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
錯矣

洗之日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
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即風土記中語案

雲書但謂魏武物至景初時為宮人所折耳二記
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
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人若銅雀臺于臺
堂上施六尺牀張縵帳朝晡上脯糒之屬之月朝
十五輒向帳作妓據此則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
御不覺于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楯闕之將雄聲泉湧
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

者于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
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奏鼓隱其雲戒嘗
作雷賦萬夫翕而成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
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成羅及至景
陵禮既畢歸旅將振弄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
流之繞駁沈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
以夕降式飛廉而朝具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
而先澄陪俊臣於雕輅列名僚于後乘猛將起
而席肅商風肅其來應土憑勢而響駭馬噓天

而景凌

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首何以
云再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于諸賦中何
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
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
邪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日嬰按陸雲南征賦序曰太安二年秋十月羊
玄之皇甫嵩啟行稱亂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
軍以謀國難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

未之有也十月軍次朝歌講武治戎觀兵于殷墟
于是作南征賦觀此首所載命屏翳十句与熊羆
之旅玉星羅十六句並在賦中但无元元兵時三字
与及至景陵至羊腸轉時七語耳中間章次字法
亦微異同蓋此屬草未定先呈平原也所謂靜言
勿諱景陵礼畢陪俊臣于雕輅列名僚于後乘皆
非征伐之容乃是說講武事雲更有与兄書云前
觀習欲講武賦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之文得
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否故鈔以白兄推尋始末

正謂此篇教行所謂少許佳語也禹金注云雲集
無講武賦予謂雲易講武為南征耳然此首非書
在洞詮中宜刪

予又按晉書紀帝及八王二陸傳成都王穎為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右司馬前
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憚長沙王乂在內
与河間王顥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嵩以
平原内史陸机為前鋒都督与顥將張方伐京師
惠帝遣皇甫嵩距方于宜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奉

帝旋于城東穎次朝歌机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
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十
月戊申長沙王弋奉天子与机戰于鹿苑机軍大
敗穎收斬之并收雲東三族據此蓋与雲南征賦
序同雲兄弟皆在穎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
人不与長沙忠于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伏而謂
之稱亂誦頌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為順祇為祠費
且臨事而惧此也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
為讎曾未決日身死族殲于盧志何尤于孟玖何

恨乎此賦蓋雲之絕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
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
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
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請救于
玄書稱云

洗之日此首詞理舛錯不全似書按苻丕在鄴進
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不從及為王師

所敗乃請救于玄崔史謂之書稱益約畧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援軍二語述正二端之意乃羈縻兩語則爰正偽降之情按王莽傳瓜田儀文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後秦錄姜紀說姚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蓋与此同梅氏皆以為不書誤矣

謝書

洞銓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右軍王遊此惡道嘆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洗之日按御覽處州引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又書部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于惡道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

甚了了尋靈運書只聞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
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赤牘清裁州永嘉記曰四
字而并以為謝書非也又惡道溪作惡溪道亦倒
矣

王微

洞詮王微与何偃書曰吾與義興其恨相知之
晚每惟君子知我者若夫嘉我小善於余不能
惟賢叔耳

梅氏云微瑯玕臨沂人歷廷尉為交州刺史何

偃叔父德之為義興太守侍中太常与微相善
德之卒微与偃書尺牘作王微与偃書益亦誤
也

洗曰按宋書吏部尚書江湛舉王微為吏部郎論
者云微見舉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与書
自陳微報偃言書者云卿昔稱吾于義興吾嘗謂
之見知則何尚之傳所云第德之与琅邪王微相
善者蓋即王微特字為微耳史以王微名士故
引其与偃書示德之雅人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

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其人非有才
聞何足重悠之而休文著其寥々數語耶微傳云
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予謂
亦謫也當作一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為
吏部尚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微卒遺令以常所彈
琴置牀上何長史采以琴与之何長史者偃也偃
為始吳王濬北征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
年二十六載矣王交州尚無恙守孝異苑曰王徽
之宗文帝元嘉四年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

酒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怒投地顧視向炙爨
為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
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聞
其前錚鋒有聲見一輜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
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引異苑太原
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時徽
亡久矣微又有与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
僧綽傳亦曰元嘉末参与朝政從兄徽清介士也
懼其太盛勸令損抑此与微書事合則微字亦謫

為徽矣又謝莊傳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
尚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
徽此徽字亦微之誤若交州刺史所謂車載斗量
名聲何足達于異域洞詮謂徽琅邪臨沂人蓋誤
以尚之傳譌字之微為即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
原人也史冊轉寫帝席日增論世考時梗槩自得
僧綽傳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微卒于三
十年而年二十九則僧綽為從兄矣此題王氏為
得梅氏失之當改從尺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
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未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注曰李孝伯為高祖所任過太子奏請徵賢詔
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沈之曰按報子上書曰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
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此無
假復未訪兩語惟孝伯本傳恭宗曾啟世祖廣徵
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云 蓋面相往復之語

非詔板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答通謂之詔豹子
書意或同耳

勅

洞詮魏宣武勅突康生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
遂朕意注云梁直閔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
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梨并棗奈果

面勅云

洗之日按面勅者面諭耳非勅書也謂洞詮收之
非是

崔元

洞詮盧瓊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中以人都
城衣不在休而以造人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
禮此皆哀世之慢行文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
子秘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之日按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瓊與崔元書元
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為盧瓊書盧瓊于魏
無所見若崔鴻子則名子元与此不合惟崔寔字
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寔不拘細行休璉差及同時

或與書箴之于

李弼莊弼

洞詮載魏孝靜帝答李弼詔注云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採味玄宗帶并州驛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答之又載莊弼遺張普惠書注曰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疏陳不可太后召五品以上博議普惠不

屈弼遺之書普惠美之

說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老子表上帝答詔洞詮作李弼誤矣又魏書張普惠傳莊弼與普惠書莊弼杜弼不知是一是二清裁作杜弼洞詮仍作莊弼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與邢邵書者為一人按安孝靜詔及與邢邵書並見北齊書中杜弼傳洞詮一以為李弼一以為莊弼而杜臺卿之父反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密與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石出資治通鑑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

洗之日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蓆人魏靜帝時尚書侍中與

和元年拜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于冀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封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啟高祖事遂得傳據此文襄書與封祖裔也司馬謾以為與高延興梅氏承之矣壹千里

答贈詩

梅鼎祚詩乘載邯鄲淳答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與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名本朝駕言趣期

君子重爵首命于時錢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
 音敢不荅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于今
 四祀既庇西伯未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
 聽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逢、休逝情止豈無好爵
 懼不戎与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
 舉行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
 勉簣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注曰此淳應名別
 臨淄侯詩也
 洗之日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別易會難

兩句以為鄴却湛贈伍處玄詩尋詩中稱西伯聖
 主者蓋主曾瞞而賢侯戎侯謂子建也君子羣子
 子大夫之稱皆呼同僚則選注所云荅伍處玄謂
 得梅氏蓋憶悅之謬然以會畧考之是時曾瞞為
 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持耳門生下吏便已擁戴
 推崇至至云聖主受命日附鳳攀龍而明目張膽
 曾不有所顧忌當途之臣吏皆如此則漢祚安得
 久長

歌闕

詩乘載青溪小姑歌二看一日日暮風吹葉落
依板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日歌闕夜已久繁
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日續齋諧記曰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持住
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巷秋夜嘉月悵然
思歸倚門唱西烏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
王家娘子逐月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便
邊相遇女年十八九行步容乞可憐將兩婢自隨
日聞君歌聲豈能為一曲耶文韶為歌草生磐石

下音韻清暢深會女心女曰但今有瓶何患不得
水顧婢子取筮篔為扶持鼓之酌兩三彈冷楚
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筮篔腰袖簪扣
之以倚歌一日日暮風吹葉落依板丹心寸意愁
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歌闕夜已久遂相守燕寢四更別去脫金簪贈文
韶韶報以銀梳白琉璃七既明文韶出偶至清
溪廟歇神座中見梳篔之屏風後則七在焉筮篔
帶宛然如故廟有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

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按此歌本是一章紀作二
首詩乘因之而歌霜侵曉幕句乃作歌闕夜已久
繫霜侵曉幕予按歌闕句乃記者之言述其留連
景光意耳覽齊諧志自明且既云歌闕豈可入詞
乎禹金識曲者也顧亦草草如是若詩歸止選日
暮四句乃棄其半也

詩乘又云此歌本在宋而小姑晉人晉清高有青
溪小姑曲因附晉予謂此叔庠假托為詩何暇辨
其真晉宋且黃態之魄晉世始聞焉白馬之神五

季方著亦可附之虞日魏年乎異苑曰青溪小姑
將子文第三妹子文孫氏時人母乃當復附吳耶
按齊諧未嘗言是青溪小姑之為說乃諸家俱失
之矣

陸凱

詩乘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
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荊州
記曰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
長安兼贈之詩陸凱字知君代北人曰按范

曄未嘗至長安此當有誤

沈之日予按陸智君仕孝友之朝孝文立三年而
齊已受禪与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
陸出代北范產江南范宜以梅寄落而陸乃折花
貽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字為孫
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卷引荊州記作凱与路曄
為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秦使所謂路曄者
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詩藪
云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

集傳于隋則詩之固非所短矣此亦特其兩端焉
耳

李那

梅氏詩乘載李那和遠重陽閣詩曰銜悲向玉
闕垂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網歌梁積故埃紫庭
入綠草丹墀染碧苔金扉晝常掩珠簾夜暗闌
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時絕朝雲去
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

梅高金注曰徐陵与李那書曰獲階駕終南入

重陽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
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彼出宮標句清新發
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琴泣望羊碑一味歌樂之
言便掩盈懷之淚正指是詩也舊題作重遠陽
閣乃倒置之誤庾信宇文昶並有陪駕終南詩
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帝保定元年遣
治御正殷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与李那書
云殷儀同至止那荅書云殷御正御命來歸正
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廊廟獻納便繁則仕周

者也

沈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帝三月重陽閣成會
郡公列將卿大夫于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
則閣蓋周明公之雀臺那亦經賜物者故詩皆悲
慟語文苑英華題作遠重陽閣諸家皆承其誤今
從梅氏

嬰又按周書北史李昶預丘臨黃人小名那祖廓
名重魏朝父遊有才行爾朱之亂遊奔江右昶幼
解屬文十歲為明堂賦周文以為丞相府記室叅

軍轉黃門侍郎封臨黃伯奏為御史中尉賜姓字
文氏拜內史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保定初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轉納言進爵為公和于周文世已
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和所作
常曰文章不足流後世經邦政治庶及古人故文
筆了無藁草惟留心政事此頗與陵書合文苑英
華李邕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
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願愛雕蟲歲月三餘無
忘肄業此與和傳又合則李邕即是李和耳然徐

陵贊美邕終南陽閔二製而今傳陪駕終南者乃
宇文和作庾信既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
文內史入重陽閔竊謂和以賜姓字文故稱

宇文和何者庾子山撰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辛
威陸逞鄭常諸人功在伯朝名書周史即松楸掩
隨碑表在阡咸從賜姓之榮合因生之本且陸通
之女遂襲步孤竇熾之娃亦承紇豆市朝亟草李
和始變其名羈旅無歸高賓仍傳其嗣雖國史存
其舊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沒虽多梗概猶在外

此唯唐理遺傳萬鈿靡稱崔誠殘碑屬籍不綴此
例差寡蓋有之焉以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即李
那也宇文昶騰于朝列示不違君李那行于隣交
示不誣祖况那父在江南則徐陵所居父母國也
与書稱名安可不從父所命及覆論世灼然可憑
庾信重陽閣之詩亦殊覺甚為惻愴蓋即知此篇
云

原謝

知星

五雜組天部引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于知
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凡占星者皆于中天野外
窺之故云不覆

原曰知星宿衣不覆古之遺諺也晉阮侃宅無吉
凶攝生論引之謂術彌精而窮益甚也是以桓宣
武以絹一疋為戲在杭不悟晉書有字為衣字之
譌遂至燕說矣

奔牛

五雜組云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

于石城搃得一僧瞑目坐地因聞于帝問誌
公曰此入定耳令人于傍擊磬則出定矣帝
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云公乃說其前事
僧一視誌即起南向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
化為牛因名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與沈休之出都到奔埭有
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漢
水侯宋書曰孔凱及會稽太守遣建威將軍沈懷
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弒之立世祖入

討遣顧彬之劉季之合勢與郗倅於菰對中夾射
之欵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
僧化謬也

申董

灑字

董遐周吹景集曰古音灑灑字音書涉切引董
仲舒頌舟輿浮灑章樵注灑浮檝之類此字諸
書不收張按荊州記灑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
木廬山上有鍾乳流出灑河上思村山弘君舉

食檄云灑河獨允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
水通太湖又東合灑口水考兩考兩漢地理郡
國志俱逸之惟沈宋書劉粹灑陽縣男又荊州
有灑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為
此縣則縣創宋時以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
姚弋仲據灑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灑頭也
水經注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灑水
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之內有二灑
水矣

申曰廣韻灑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涓水東通灑水
又曰江水東合灑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

愍帝

錯寫愍帝

分校盧象昇北晉書愍帝記建興二年杜弼別帥王

真襲荊州刺史陶侃子林障侃奔灑中又曰朱伺
字仲文安陸人為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
灑口伺率部黨攻昌滅之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
本部唱義討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
陸東界為灑陽縣而貫馬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
時甘露降隨郡灑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粹封灑

食檄云灞河獨允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
水通大湖又東合灞口水考兩考兩漢地理郡
國志俱逸之惟沈宋書劉粹灞陽縣男又荊州
有灞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為
此縣則縣創宋時以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
姚弋仲據灞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灞頭也
水經注却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灞水
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之內有二灞
水矣

申曰廣韻灞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涓水東通灞水
又曰江水東合灞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
逕攝陽縣北晉書愍帝記建興二年杜弢別帥王
真襲荊州刺史陶侃子林障侃奔灞中又曰朱伺
字仲文安陸人為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
灞口伺率部黨攻昌滅之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
本部唱義討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
陸東界為灞陽縣而貫馬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
時甘露降隨郡灞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粹封灞

陽是平剝毅後在義熙八年因晉時事耳載記冉
閔攻襄國石祗遣使詣姚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
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灑頭何超音義曰灑音馬通
鑑似誤然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咸作灑頭又未知
誰是搜神記曰諫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輔
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為郡股股不能和調陰
陽令天下否灑萬物枯焦此灑字似有閉塞之義
然或字譌以藝文所引聊燕說之耳陳倉之灑疑
亦誤書也

秦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內女子所獻秦誓一篇亦与古文
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
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
流為鳥見文今秦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
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
武卒文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正色也索隱曰
按今文秦誓流為鵬、鶩鳥也然則今文秦誓

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
又詩疏引秦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
下天地咸曰攷之無怠又引秦誓曰司馬在前
漢書引秦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曆論引今
文秦誓云丙午還師見以上海四則說苑引太誓曰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聞國政
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
子引秦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又引秦誓去發篇曰懇守君子天有顯德其行

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
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
今秦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
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
秦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在天之大律
注文今秦誓也以上二則見學齋此皆古文
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進君國

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
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
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
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
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粟信哉予
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果立賞罰以
定其功遂具師之尚父號曰總爾衆庶与尔舟
楫後主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
書之逸篇耶并錄于此

申曰孔穎達虞書疏曰按尚書伏生所傳三十四
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
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鄭玄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
之賈學題曰古文尚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
得尚書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今之秦誓
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秦誓得後鄭玄書論亦
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于
壁內者獻之与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
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

遷在武帝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
故謂史總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
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同不知為
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
漢史猷帝黃帝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
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奏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
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而
古今文不同者或于先有張霸之後徒譌造秦誓
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

逸尚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出古文秦誓伯厚
必以今文秦誓出一女子是刻舛之論也又史記
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
秦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擬入矣詩疏
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有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
書引立功立事者郊祀志王商等議秦誓曰正稽
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師古曰今文
秦誓周書也在秦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
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秦之大法也又平當上

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
師古亦曰今文秦誓之辭墨子引秦誓皆本古文
于熹爰下引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
方于西土非命上曰秦誓曰紂夷處不肯祀上帝
鬼神禍厥先神禘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其務
天亦棄之從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于去
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勳為鑑不遠在
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
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武王為秦誓去發
以非之既稱太誓又云去發未得其解然此皆在
孔氏所傳中但或細衍其義或剪截其詞或錯綜
其語以為古文不載非也至所採周本紀則正今
秦誓前段文裴駟集注于諸節下錄馬融曰諸受
符節有司也于号曰下錄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
者益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嬰按坊記曰疏漢時別
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以下三篇之
事今更尋之復得數則并疏之

詩思文正義引秦誓曰正稽古惟四月太子發上
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白魚入于
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
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舟鴈其色赤其聲魄五注
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
紂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
變稱王應天命定号也淡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
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
猶變也鴈當為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

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
故鳥瑞臻亦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
注也又鄭注合符后云五至猶五來

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秦誓曰太子發舟升中流
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
哉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也顏師古注曰今
文尚書秦誓之辭復歸也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

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春秋繁露引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噉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

周禮大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茂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秦誓：得大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諸王。予王動色變。

李善注范尚書集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溪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

時一朝會武王于郊，祀者八百諸侯。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年，欲東伐，以觀

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以誓論衡作号其衆

曰蒼兕。兕，摠爾衆庶，与爾

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与太

公作此太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

此文上下并余文太誓

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

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
魯頌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現兵盟津之時八百
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蓋有所未可
也
論衡武王特誅紂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事
憐爾

詩譜序正義曰秦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了無
意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讀此則知大明
疏之引秦誓与鴻鴈注之引書蓋連語也然嬰以
為此篇人各斷章家為摘句即鳩而合之未得成
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体誓衆之詞惟說苑稍
見一班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鴈過南雲行人迴淚眼
根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為文通陸士龍
贈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
妃歌云彈璫南雲扇香風鼓錦披今江詩亦其
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

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南楚
邈、西雲文通詩北雲竦征人讀書不半袁豹
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索駝言
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
留西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群客繆謂此語
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 閔康公
引呂覽有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揚州九日
詩也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

及思逐北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
屬東日謝陵運功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為日已久
宋太祖北伐詩不覩雲南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
愁云眷南雲以興悲濛東雨而涕零陸机思親賦
日指南雲以寄歎望歸風而效誠又袁豹檄蜀文
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之緒言也唯
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自西北
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東
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

王曾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覲東南美則合
西北為詠也楊乂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膏鄭
玄箋東門之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
墨子曰夏后開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乙言
兆之繇曰身矣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國鼎既成遷于三國則四方之雲形矣然此語
起于夏啟之時厥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臺云啟有
觀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鄴元水經注
因之按書五十歌憊先訓此五子者啟賢胤
也何得以商均管蔡况之王伯厚已有辨政竹
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即
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
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畔觀縣當由據
觀以畔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啟有五觀云武王所誅者皆
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古今

人表太康兄弟五人号五觀夫此五觀者由歌詩考之則賾由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因有一人狗彘字正者而胡淪胥以逝耶竹書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現于西河謂之季子則武現一人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現為啟子名曰名則非五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并封一邑者也啟十五年武現來歸間一年太康敗于洛表五子之歌應在此時豈三年之內五人乍悖而乍賾先耶墨子非樂引武現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菟、磬以民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用弗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眊字義

吹景集既偏搜眊字又廣推其義曰筆亦可名眊魏辛昆云御史箒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眊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以上通眊之是也豨亦可名眊董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眊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眊豨是也拂亦可名眊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

有白毼拂二枚南史娑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毼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毼北史吐谷渾得夸呂椎髻毼珠以皂為帽是也色絲亦可名毼梁書貞惠世子以五色毼辦鮑泉鬚是也按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鳥羽俱可名毼沈

佺期詩鸚鵡林中彩毼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毼內典翻譯名義云毼羅棉亦翻楊華或稱兜羅毼梁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有毼未燒不生烟是也藤亦可為毼齊民要術云毼藤大小如萍

蒿蔓衍生人采取剝之以作毼是也據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毼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毼名矣毼之義于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曰毼羽毛飾也毼為物飾而作毼之物与所飾之物豈可據以毼名試舉以景所遺雜焉後漢書宦者傳金銀罽毼施于犬馬又西南夷傳丹旄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有司奏罽毼不得孔雀白氍則孔雀旄牛犬馬統可名毼即蜀志姜維每

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東
宮舊書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毼幢鹵
薄有黃旒南齊魏虜傳黑氍行殿輦邊三郎昌刺
真槩多白真毼梁書狼牙脩國王出乘象有幡毼
旗鼓罩台益燭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纒梨二張
並白毼赤漆梨十張並白毼吹景集設讀隋禮儀
志齊永明制永露上施重屋樓樓室鳳皇綴金鈴
鑷珠瑞玉蟠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毼帝皆省之唐
儀志虜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鈿白毼青地雲花

襍冒又夾穀隊三十人胡木鑿毼蜀鎧懸鈴玄武
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為毼則玉輅檀輦幢幡塑鈿

八末

本疑當作木

分校盧

以毼名耶南齊輿服志玉輅斗蓋

魚什人然齊色真孔雀隋音樂志大業時端明

外列為戲場伎人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毼者
殆三萬人南齊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
畫飛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毼則仙人伎人
菩薩咸可名毼也隋食貨志場帝脩旄旗羽儀之
飾課天下州縣凡皮草毛羽堪為氈毼者皆責焉

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氈氍及義穀禪軍糧東
宮舊書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氍毹鹵
薄有黃旄南齊魏虜傳黑氍行殿輦邊三郎昌刺
真璽多白真氍梁書狼牙脩國王出乘象有氍氍
旗鼓罩台益燭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纏璽二張
並白氍赤漆璽十張並白氍次景集設讀隋禮儀
志齊永明制永露上施重屋樓樓室鳳皇綴金鈴
鑷珠瑞玉蟠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氍帝皆省之唐
儀志屬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氍白氍青地雲花

襍冒夾轂隊三十人胡木鑿氍蜀鎧懸鈴玄武
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為氍則玉輅氍輦幢幡璽鉞
鑿鎧鈴稍俱可以氍名耶南齊輿服志玉輅斗蓋
結仙人綬雜色真孔雀氍隋音樂志大業時端明
外列為戲場伎人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氍者
殆三萬人南齊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
畫飛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氍則仙人伎人
菩薩咸可名氍也隋食貨志場帝脩旄旗羽儀之
飾課天下州縣凡皮草毛羽堪為氍氍者皆責焉

鸞昌兩反 吳時外國傳黑白駝出天竺國古今注
作鸞非 昔有神巫名曰寶駝能符劾百鬼則豈獨毛羽可
以駝名即皮草不可名駝乎予博數者中惟華鶴
得名為駝何者郭璞江賦揚縞駝擢紫茸皆花也
此為可證陳子良看群公朝還詩迎風綵駝轉照
日綵花開駝花作儂蓋亦此解餘駝字皆當說為
纓綵流蕪之類至于駝筆駝貂駝蟬當與珥金珥
銀同作珥字之選六臣注珥挿也戴也執也又服
也作瓦字並誤書耳後漢書注駝如志反從耳從

毛廣推駝而恭反从茸从毛 梁簡文山池詩飛艦
飾羽羆長慢覆緹油以應為羽駝羆字亦譌若武
夷志慢亭之宴看有名羆者注云音軟水苔也蓋
作上聲予現稽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雜
文故為題周申之題周聞此特無一大噓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墨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為
堯舜之獲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量天測

海之論也改之于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
八載記舜之居攝二十年中其間人才之用舍
奚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國久而
事多具廢沿革史不絕書者比守絲之績用勿
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卽位至于
三十年民之為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而乃
不用之耶然則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
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
近年邪說盛行乃有此論真世道人心之憂也
不容不辨予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與海內
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遂稱
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
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
山大戴禮孔子曰堯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
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
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莊子曰堯于是放驩兜于

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詳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于舜淮南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舜使民如子弟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

鮑宣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漢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尚優游之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又何休左氏膏肓曰孔子云蕩乎守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為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共工萬國同塵何孟春餘冬序錄曰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

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于舜為父仇禹事仇或
韓非有言云、韓書不足據以理而斷之吾深然
其言

以四凶為堯所去者多矣父子豈從其說乎然孔
氏書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與左傳
僖三十三年舜之與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
一年又云鯀殛禹與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
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為禹
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用禹功成而後

以鯀為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
則禹之勤勞遠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
禹陷三千莫大之罪矣而于左傳文十八年正義
曰聖主莫過于堯審官王政所急大聖之朝才不
總萃雖曰帝其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寔中
品難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于聖世致位大
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
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致既謝愆
蒙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此似以元圭既告四

懿乃除即孔氏亦不能明也夫謂禹已奏功彼乃
蔽罪誠為僇說顧謂徵用時事則為不然何者虞
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巡狩方岳始有四凶之誅
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曰類禋望
徧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受矣孔子曰唐虞禪自
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
從不知孟以辨博折群言与尼父虞史之論不合
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即祚咸作禪文欲以此德
唐虞邈隆舜禹未聞禪後而漢魏獻真晉恭宋順

齊竇融梁方智猶得干預新政也即以攝言之百
官總已國命獨持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闕孺
子孔子却萊莒誅少正曷嘗必告季桓宋繆之攝
也宋之政与莒不与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
不得問倘此既獲藉听斷而彼猶拱手畫諾是為
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与攝正不可同
日而語孟子既言舜攝又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
記云堯荐舜于元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
則舜雖執权堯已巽位矣又云舜巡狩歸而言于

帝請流四凶按堯求禪之年耄期逾六舜四巡而
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寬蕪至此而乃慘礫
少息乎且既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
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忠刑之此
猶為舜解嘲亦可見四夷之投堯不與矣聞王粲
雜太平論亦曰舜莫盛于堯而四族凶佞帝舜因
之而三苗叛戾而陸德明莊子音義乃曰堯六十
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六十
六年竄三苗于三危与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

復何案據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于仲尼之
徒論語曰舜有天子下舉準陶不仁者遠矣臯陶即
八愷之庭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予反覆
其事尚有可徵者史記稱堯仁如天德如雲其人
益寬蕩意多肅烈氣少故煦績若未必咨臣岳蒐
慝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辟之官國無纓鞶之典
及舜名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三載始堯天下昏
遷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拔山各有當也至舜
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兼用御大寶守金

鏡操太阿兮握魁柄故孔穎以為舜自受終後萬
事皆自主之但行巡狩不稟堯命予謂不但是也
踐位之後勅命二十二人唯禹益垂阜岳牧咸存
其他十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歸而
受神宗僅遣征苗餘叔弗假年百餘十蒼陵零梧
翠華躬將其總明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
推美虞夏其後有家之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
丹朱不使與父相見故按地志鄆城縣有囚堯城
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其地

有城曰囚堯韓非云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
舜弟而舜殺之故父殺弟不可為仁妻帝二女而
取天下不可為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
孝之行孔穎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
帝八代之孫堯女于舜之曾祖為四姓姊妹以之
為妻于義不可世本之言難信或者古道實故也
此等書在今皆為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噤
于誦耳畏于聞憤悻之徒懷疑滿腹雖有喙三尺
不敢更端若若此非一笑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

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為帝得地
之道為三公我今得地道而不為三公以堯為失
論欲為亂比獸角為城舉其尾為旌名之不來仿
佯于野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書疏云
舜以側微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
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猷誦共
驩之徒相与目攝不行意表之事不足奪天下之
情諸人素宦于朝威名久著附麗擁佑寔繁有徒
是時二八既登羽翼已備且群收群后奉之于外

五刑五宅裁之于內于是而四人分崩播越裔土
笑咸服者益攝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共工
靜言象恭罪安所擬驩兜舉人不用反与同事崇
伯績用弗成顧猶能障洪水為帛修功之地乃皆
使之流裔囚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穎達
云堯典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饗饗此亦以
臆疑人案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
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
三苗國蓋亦以議沮揖讓得處新朝由此言之四

罪之施當乎否与且能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櫻罪
則絲之用也四岳彊請言愈切至海宇愁蹙實岳
之由是宜先為羽淵波臣而終偃然南面豈非否
德之讓意存媯汭克諧之對恩不可忘特益其罪
而不以宣與暮世加恩舉主至同罔極四岳之代
寔為濫觴也已太公始封于齊誅狂裔華士營蕩
潘阯亦四罪而齊人嬰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
諸家言禹治鴻水三載功成于時已有八議之法
矣流沙既被羽山可返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
陳議親之請者豈羽泉之熊已化遼東之鶴無歸
与後世暱其門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
也請更一揚榘之

增姚

莆中方言

吾鄉姚旅字園容作露書教十卷內載莆中方
言數條余覺其未備聊因筆墨之間采諸所見
而增之

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必殊而岐海

之聲僉人每笑為閱語此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
言多有与敝邑同者故掇拾以貽好事

甫人過意外事而駭動者發聲輒云夥夥陳史記
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夥涉之為王沉者
索隱引服虔曰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願者助聲之
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帷其物甚多驚之偉之故
稱夥願也

甫閨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輒云詡畜按漢書京兆
眉撫孟康注曰撫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之為詡

畜二語蓋問卷恒言其出處乃爾雅如是且夥
願畜更可作一佳對也

人物瘦瘠謂之青本周禮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
青之鄭玄注曰青猶人青瘦也亦作省謝承漢書
曰表闕面貌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窳本周禮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
名穿地為窳聲如腐脆之脾

繁維人獸謂之倭淮南本經訓倭人之子女高誘
注倭音鷄繫囚也

羹糜多滯謂之滯淮南子甚淖而謂高諺曰饘粥
多滯者曰滯

浙米滯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米曰潘陸德
明曰芳粢及米汁也

炙物于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
食少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

垢汚所觸謂之黧廣雅曰墨也於物反

單家呼父謂之蒼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涼慘疾為凄其本詩締兮結兮凄其以風語

也

謂縱任游戲曰達批蓋亦本詩批兮達兮在城闕
兮也

幼穉謂之振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遣
振男女三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振子蒿童
裴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讀也屈原九歌亦冲天
愁人叶語來如釐本儀禮來女孝孫也漢書亦曰
莫說詩匡鼎來呼空如康盡也徐幹室思詩催且

傷与常飢空叶

年從祢因聲漢書武帝叙傳永年與百神叶
馬從母采聲潘岳西征賦為馬與寄坐叶

詮鐘

鼓缶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鐘惺曰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盡以詞理之佳惡為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其凡

詮曰嘗讀淮南子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德篇曰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鴻烈特取辛氏言耳何據以為尼父刪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踣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鐘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為譚元春云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在不与上三句相同

詮曰蔡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尚有伏龍非我馬

白日非我燭藏之埋之保此玄樸四語意林載化
清經瓜縮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在句法之不
同也鍾以為古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潼澗關山因謂之潼關崖水
注之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
上奇境奇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澗
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則灌水當作澗水而之上當

作之山松果山名伯敬評權云然豈以為懸泉樹
杪激波林末乎



